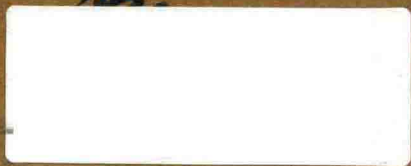


三俠五義



目次

第一回	設陰謀臨產換太子	奮俠義替死救皇娘	一
第二回	奎星兆夢忠良降生	雷部宣威狐狸避難	七
第三回	金龍寺英雄初救難	隱逸村狐狸三報恩	一三
第四回	除妖魅包文正聯姻	受皇恩定遠縣赴任	二〇
第五回	墨斗剖明皮熊犯案	烏盆訴苦別古鳴冤	二五
第六回	罷官職逢義士高僧	應龍圖審冤魂怨鬼	三四
第七回	得古今盆完婚淑女	救公孫策密訪奸人	三九
第八回	救義僕除凶鐵仙觀	訪疑案得線七里村	四三
第九回	斷奇冤奏參封學士	造御刑查賑赴陳州	四八
第十回	買猪首書生遭橫禍	扮化	五三
第十一回	森葉阡兒公斷案	遇劫	五九
第十二回	展義士巧換藏春酒	麗姪	六四
第十三回	安平鎮五鼠單行囊	苗家	六七
第十四回	小包興偷試遊仙枕	勇龍	七一
第十五回	斬龐昱初試龍頭鏡	遇國	七五
第十六回	學士懷忠假言認母	夫人	七九
第十七回	開封府總管參包相		八三
第十八回	奏沉疴仁宗認國母		八八
第十九回	巧取供單郭槐受刑		九三

第二十回

受魔魔忠良遭大難

九七

第二十一回

擲人頭南俠驚佞黨

一〇二

第二十二回

金鑾殿包相參太師

一〇六

第二十三回

洪義贈金夫妻遭變

一一〇

第二十四回

受亂棍范狀元瘋顛

一一五

第二十五回

白氏還魂陽差陰錯

一二九

第二十六回

聆音察理賢愚立判

一三四

第二十七回

仙枕示夢古鏡還魂

一二八

第二十八回

許約期湖廣兩慨助

一三二

第二十九回

丁光蕙茶舖偷鄭新

一三七

第三十回

濟弱扶傾資助周老

一四一

第三十一回

展熊飛比劍定良姻

一四五

第三十二回

夜救老僕顏生赴考

一四九

第三十三回

眞名士初交白玉堂

一五四

第三十四回

定蘭譜顏生識英雄

一五八

第三十五回

柳老賴婚狼心難測

一六三

第三十六回

園內贈金丫鬻喪命

一六七

第三十七回

小姐還魂牛兒遭報

一七一

第三十八回

替主鳴冤攔輿告狀

一七五

第三十九回

鋼斬君衡書生開罪

一八〇

第四十回

思尋盟弟遣使三雄

一八四

第四十一回

忠烈題詩郭安喪命

一八八

白雄打

貪多

屈申

孽鏡

仲禹

探底

展熊

交友投分邀請南俠

鑽天鼠奪魚甘陪罪

險逢寒士金客揚言

美英雄三試顏查散

看魚書柳老嫌寒士

馮生聯句狗屁不通

廳前盜尸惡僕忘恩

幼童侍主俠士揮金

因朋涉險寄柬留刀

石驚趙虎俠客爭鋒

欲盜賊金糾合五義

開封奉旨趙虎喬粧

第四十二回 以假爲真誤拿要犯  
 第四十三回 翡翠瓶汚羊脂玉穢  
 第四十四回 花神廟英雄救難女  
 第四十五回 義釋盧方史丹抵命  
 第四十六回 設謀誑藥氣走韓彰  
 第四十七回 錯遞呈權奸施毒計  
 第四十八回 訪奸人假公子正法  
 第四十九回 金殿試藝三鼠封官  
 第五十回 微地鼠恩救二公差  
 第五十一回 尋猛虎雙雄陷深坑  
 第五十二回 感恩情許婚方老丈  
 第五十三回 蔣義士二上翠雲峯  
 第五十四回 通天窟南俠逢郭老  
 第五十五回 透消息遭困螺螄軒  
 第五十六回 救妹夫巧離通天窟  
 第五十七回 獨龍橋盟兄擒義弟  
 第五十八回 錦毛鼠龍樓封護衛  
 第五十九回 倪生償銀包興進縣  
 第六十回 紫髯伯有意除馬剛  
 第六十一回 大夫居飲酒產土棍  
 第六十二回 遇拐帶松林救巧姐  
 第六十三回 救莽漢暗刺臭道成

將差就錯巧訊賊金.....一九二  
 太師口臭美妾身亡.....一九六  
 開封府衆義露眞名.....二〇一  
 誤傷馬漢徐慶遭擒.....二〇六  
 遣興濟貧忻逢趙慶.....二一〇  
 巧結案公子辨奇冤.....二一四  
 貶佞黨眞義士面君.....二一九  
 佛門遞呈雙烏告狀.....二二三  
 白玉堂智偷三件寶.....二二六  
 獲凶徒三賊歸平縣.....二三一  
 投書信多虧齊婆娘.....二三七  
 鳳蕭俠初到陷空島.....二四一  
 蘆花蕩北岸獲胡奇.....二四六  
 設計謀夜搜妮蝴蝶.....二五一  
 獲三寶驚走白玉堂.....二五六  
 開封府包相探賢豪.....二六一  
 鄧九如飯店遇恩星.....二六六  
 金令聘馬九如來京.....二七一  
 丁兆蘭無心遇莽漢.....二七六  
 卞家偷銀驚惡徒.....二八〇  
 尋奸淫盜竊梅花陣.....二八四  
 尋盟兄一覽桑花鏡.....二八八

第六十四回 論前情感化徹地鼠  
 第六十五回 北俠探奇毫無情趣  
 第六十六回 盜珠燈花蝶遭擒獲  
 第六十七回 紫髯伯庭前敵鄧車  
 第六十八回 花蝶正法展昭完姻  
 第六十九回 杜雍課讀侍妾調姦  
 第七十回 秦員外無辭甘認罪  
 第七十一回 楊芳懷忠彼此見禮  
 第七十二回 認明師學藝招賢館  
 第七十三回 惡姚成讖破舊夥計  
 第七十四回 淫方紹誤救失烈女  
 第七十五回 倪太守途中重遇難  
 第七十六回 割帳繚北俠擒惡霸  
 第七十七回 倪太守解任赴京師  
 第七十八回 紫髯伯藝高服五鼠  
 第七十九回 智公子定計盜珠冠  
 第八十回 假作工御河挖泥土  
 第八十一回 盜御冠交託丁兆蕙  
 第八十二回 試御刑小俠經初審  
 第八十三回 矢口不移心靈性巧  
 第八十四回 復原職倪繼祖成親  
 第八十五回 公孫策探水遇毛生

觀古蹟遊賞誅龍橋.....二九三  
 花蝶隱跡別有心機.....二九七  
 救惡賊張華竊負逃.....三〇一  
 蔣澤長橋下擒花蝶.....三〇五  
 雙俠踐行靜修測字.....三〇九  
 秦昌陪罪丫鬻喪命.....三一三  
 金琴堂有計立明冤.....三一六  
 繼祖盡孝母子相逢.....三二一  
 查惡棍私訪霸王莊.....三二六  
 美絳貞私放新黃堂.....三三〇  
 貪賈豹狹逢紫髯伯.....三三五  
 黑妖狐牢內暗殺奸.....三四〇  
 對蓮瓣太守定良緣.....三四五  
 白護衛番妝逢俠客.....三五〇  
 白玉堂氣短拜雙俠.....三五四  
 裴老僕改妝扮難叟.....三五九  
 認方向高樹捉猴猴.....三六四  
 攔相輻出首馬朝賢.....三六八  
 遵欽命內宦會五堂.....三七三  
 真賊實犯理短情屈.....三七七  
 觀水災白玉堂捉怪.....三八一  
 蔣澤長沿湖逢鄔寇.....三八五

第八十六回	按圖治水父子加封	好酒貪杯叔姪會面	三九一
第八十七回	爲知己三雄訪沙龍	因救人四義撇艾虎	三九五
第八十八回	搶漁奪酒少弟拜兄	談文論詩老翁擇婿	三九九
第八十九回	懲錦箋暗藏白玉釵	癡佳蕙遺失紫金墜	四〇三
第九十回	避嚴親牡丹投何令	充小姐佳蕙拜邵公	四〇七
第九十一回	死裏生千金認張立	苦中樂小俠服史雲	四一二
第九十二回	小俠揮金貪杯大醉	老葛搶雞惹禍着傷	四一七
第九十三回	辭綠鴨漁獵同合夥	歸臥虎姊妹共談心	四二一
第九十四回	赤子居心尋師覓父	小人得志斷義絕情	四二五
第九十五回	暗昧人偏遭暗昧害	豪俠客每動豪俠心	四三〇
第九十六回	連陞店差役拿書生	翠芳塘縣官驗醉鬼	四三四
第九十七回	長沙府施俊遇丫蠻	黑狼山金獅逢盜寇	四三八
第九十八回	沙龍遭困母女重逢	智化運籌弟兄折勇	四四二
第九十九回	見牡丹金輝深後悔	捉艾虎焦赤踐前言	四四六
第一百回	探形踪王府遣刺客	趕道踏酒樓問書僮	四五〇
第一百一回	兩個千金真假已辨	一雙刺客媚惑自分	四五五
第一百二回	錦毛鼠初探冲霄樓	黑妖狐重到銅網陣	四五九
第一百三回	巡按府氣走白玉雙	道水飛雙上黃金印	四六三
第一百四回	救村婦劉立保海樓	遇三盜賊	四六七
第一百五回	三探冲霄玉堂遭害	謝絕情	四七一
第一百六回	公孫先生假扮抄院	謝絕情	四七五
第一百七回	楊徐慶拜求展旗	謝絕情	四七九

- 第一百八回
- 第一百九回
- 第一百十回
- 第一百十一回
- 第一百十二回
- 第一百十三回
- 第一百十四回
- 第一百十五回
- 第一百十六回
- 第一百十七回
- 第一百十八回
- 第一百十九回
- 第一百二十回

圖財害命旅店營生  
 騙豪傑貪婪一萬兩  
 陷御貓削城入水面  
 定日盜簪逢場作戲  
 招賢納士准其投誠  
 鍾太保貽書招賢士  
 忍饑挨餓進廟殺僧  
 隨意戲耍智服柳青  
 計出萬全極其容易  
 智公子負傷追兒女  
 除姦淫錯投大木場  
 神樹崗小俠救幼子  
 安定軍山同歸大道

相女配天國閣本分.....四八九  
 作姪姑認識二千金.....四九二  
 救三鼠盜骨上峯頭.....四九七  
 先期祝壽破拆香牀.....五〇一  
 合意向心何妨結拜.....五〇五  
 蔣澤長冒雨訪賓朋.....五〇九  
 少水無茶開門揖盜.....五一四  
 有心提防交結姜鎧.....五一八  
 算失一著甚是為難.....五二二  
 武伯南逃難遇豺狼.....五二七  
 救急困趕奔神樹崗.....五三一  
 陳起望衆義服英雄.....五三五  
 功成湖北別有收緣.....五三五

# 三俠五義

## 第一回 設陰謀臨產換太子 奮俠義替死救皇娘

詩曰：

紛紛五代亂離間，一旦雲開復見天。草木百年新雨露，車書萬里舊江山；尋常巷陌陳羅綺，幾處樓臺奏管絃；天下太平無事日，鶯花無限日高眠。

話說宋朝自陳橋兵變，衆將立太祖爲君，江山一統，相傳至太宗，又至眞宗，四海昇平，萬民樂業，真是風調雨順，君正臣良。

一日，早朝，文武班齊，有西臺御史兼欽天監文彥博出班奏道：『臣夜觀天象，見天狗星犯闕，恐於儲君不利。恭繪形圖一張，謹呈御覽。』承奉接過，陳於御案之上。天子看罷，笑曰：『朕觀此圖，雖則是上天垂象；但朕並無儲君，有何不利之處。卿且歸班，朕自有道理。』早朝已畢，衆臣皆散。

轉向宮內，眞宗悶悶不樂，暗自付道：『自御妻薨後，正宮之位久虛，幸有李劉二妃現今俱各有娠，難道上天垂象就應於他二人身上不成？』才要宣召二妃見駕。誰想二妃不宣而至，參見已畢，跪而奏曰：『今日乃中秋佳節，妾妃等已將酒宴預備在御園之內，特請聖駕今夕賞月，作個不夜之歡。』天子大喜，即同二妃來到園中；但見秋色蕭蕭，花香馥馥，又搭着金風瑟瑟，不禁心曠神怡。眞宗玩賞，進了寶殿，歸了御座，李劉二妃陪侍。宮娥獻茶已畢。

天子道：『今日文彥博具奏。』他道：『現時天狗星犯闕，主儲君不利。朕雖乏嗣，且喜二妃俱各有孕，不知將來誰先誰後，是男是女。上天既然垂兆，朕賜汝二人玉璽龍袱各一個，鎮壓天狗冲犯；再朕有金丸一對，內藏九曲珠子一顆，係上皇所賜，無價之寶，朕幼時隨身佩帶，如今每人各賜一枚，將妃子等姓名宮名刻在上面，隨身佩帶。』李劉二妃聽了，望上謝恩。天子即將金丸解下，命太監陳林拿到尙寶監，立時刻字去了。

這裏二位妃子吩咐擺酒，安席進酒。登時鼓樂齊奏，縱戲俱陳，皇家富貴自不必說。到了晚間，皓月當空，



照得滿園如同白晝，王妃快樂，共賞水輪，星斗齊輝，觥籌交錯。天子飲至半酣，只見陳林手捧金丸，跪呈御前。天子接來細看，見金丸上面，一翻刻着『玉宸宮李妃』，一個刻着『金華宮劉妃』，鑄的甚是精巧。天子大喜，即賞了二妃。二妃跪領，簪飾帶後，每人又各獻金爵三杯。天子並不推辭，一連飲了，不覺大醉，哈哈大笑道：『二妃子如有生太子者，當立爲正宮。』二妃又謝了恩。

天子酒後說了此話不知何事，誰知生出無限風波。你道爲何？皆因劉妃心地不良，久懷嫉妒之心；今一聞此言，惟恐李妃生下太子立了正宮。自那日歸宮之後，便與總管都堂郭槐暗暗鋪謀定計，要害李妃。誰知一傍有個宮人名喚寇珠，乃劉妃承御的宮人。此女雖是劉妃心腹，他却爲人正直，素懷忠義，見劉妃與郭槐計議，好生不樂。從此後各處留神，悄悄地窺探。

單言郭槐奉了劉妃之命，派了心腹親隨，找了個守喜婆尤氏；他就屁滾尿流，又把自己男人託付郭槐，也做了添喜郎了。

一日，郭槐與尤氏密密商議，將劉妃要害李妃之事細細告訴。奸婆聽了，始而爲難。郭槐道：『若能辦成，你便有無窮富貴。』婆子聞聽，不由滿心歡喜，眉頭一皺，計上心來，便對郭槐道：『如此，如此……這般，這般……』郭槐聞聽，說：『妙！妙！真能辦成，將來劉妃生下太子，你真有不世之功。』又囑咐臨期不要誤事，並給了好些東西。婆子歡喜而去。郭槐進宮，將此事回明劉妃，歡喜無限，專等臨期行事。

光陰迅速，不覺的到了三月，聖駕至玉宸宮看視李妃。李妃參駕。天子說：『免參。』當下閒談，忽然想起明日乃是南清宮八千歲的壽辰，便特派首領陳林前往御園辦理果品，來日與八千歲祝壽。陳林奉旨去後，只見李妃雙眉緊蹙，一時腹痛難禁。天子着驚，知是要分娩了，立刻起駕出宮，急召劉妃帶領守喜婆前來守喜。劉妃奉旨，先往玉宸宮去了。槐急忙告訴尤氏。尤氏早已備辦停當，雙手捧定大盒，交付郭槐，一同齊至玉宸宮而來。

你道此盒內是什麼東西？原來就是二人定的奸計，將狸貓剝去皮毛，血淋淋，光油油，認不出是何妖物，好生難看。二人來至玉宸宮內，別人以爲盒內是喫食之物，那知其中就裏。恰好李妃臨蓐，剛然分娩，一時血暈，人事不知。劉妃郭槐尤氏做就活局，趁着忙亂之際，將狸貓換出太子，仍用大盒將太子就用龍袱包好裝上，

抱出玉宸宮，竟奔金華宮而來。劉妃即喚寇珠提籐籃暗藏太子，叫他到銷金亭用裙縲勒死，丟在金水橋下。寇珠不敢不應，惟恐派了別人，此事更爲不妥，只得提了籐籃，出鳳右門至昭德門外，直奔銷金亭上，忙將籐籃打開，抱出太子，且喜有龍袱包裹，安然無恙。抱在懷中，心中暗想：『聖上半世乏嗣，好容易李妃產生太子，偏遇奸妃設計陷害，我若將太子謀死，天良何在？也罷！莫若抱着太子一同赴河，盡我一點忠心罷了。』

剛然出得銷金亭，只見那一人，即忙抽身，隔窗細看。見一個公公打扮的人，踏過引仙橋，手中抱定一個官盒，穿一件紫羅袍繡立蠶，粉底烏靴，胸前懸一挂念珠，項左斜插一個拂塵兒，生的白面皮，精神好，雙目把神光顯。這寇承御一見，滿心歡喜，暗暗的念佛說：『好了！得此人來，太子有了救了！』原來此人不是別人，就是素懷忠義首領陳林；只因奉旨到御園採辦果品，手捧着金絲砌就龍粧盒，迎面而來。一見寇宮人懷抱小兒，細問情由。寇珠將始末根由，說了一回，陳林聞聽喫驚不小，又見有龍袱爲證。二人商議，即將太子裝入盒內，剛剛盛得下。偏偏太子啼哭，二人又暗暗的禱告。祝讚已畢，哭聲頓止。二人暗暗念佛，保佑太子平安無事，就是造化。二人又望空叩首罷，寇宮人急忙回宮去了。

陳林手捧粧盒，一腔忠義，不顧死生，直往禁門而來。才轉過橋，走至禁門，只見郭槐攔住道：『你往那裏去？』劉娘娘宣你進去。』陳公公進宮，將粧盒放在一旁，朝上跪倒，口尊：『娘娘，奴婢陳林參見。』不多時，出來說：『娘娘宣你進去。』陳公公進宮，將粧盒放在一旁，朝上跪倒，口尊：『娘娘，奴婢陳林參見。』不知娘娘有何懿旨？』劉妃一言不發，手托茶杯，慢慢喫茶，半晌，方才問道：『陳林，你提這盒子往那裏去！』上有皇封，是何緣故？』陳林奏道：『奉旨前往御園採辦果品，與南清宮八大王上壽，故有皇封封定。非是奴婢擅敢自專的。』劉妃聽了，瞧瞧粧盒，又看看陳林，復又說道：『裏面可有夾帶？從實說來！倘有虛僞，你喫罪不起。』陳林當此之際，玉死付於度外，將心一橫，不但不怕，反倒從容答道：『並無夾帶。娘娘若是不信，請去皇封，當面開看。』說罷，就要去揭皇封。劉妃一見，連忙攔住道：『既是皇封封定，誰敢私行開看！難道你不知規矩麼？』陳林道：『不敢，不敢！』劉妃沉吟半晌，因明因果是八千歲壽辰，便說：『既是如此，去罷！』陳林起身，手提盒子，才待轉身，忽聽劉妃說：『轉來！』陳林只得轉身。劉妃又將陳林上下打量一番，見他面上顏色絲毫漏，方緩緩的說道：『去罷。』陳林這才出宮，倒覺的心中亂跳。

出了禁門，直奔南清宮內，傳：『旨意到。』八千歲接旨入內殿，將盒供奉上面，行禮已畢。因陳林是奉旨欽差，才要賜座。只見陳林撲簌簌淚流滿面，雙膝跪倒，放聲大哭。八千歲一見，嚇得驚疑不止，便問道：『伴伴，這是何故？有話起來說。』陳林目視左右。賢王心內明白，便吩咐：『左右迴避了。』陳林見沒人，便將情由細述一遍。八千歲便問：『你怎麼就知道必是太子？』陳林說：『現有龍袱包定。』賢王聽罷，急忙將粧盒打開，抱出太子一看，果有龍袱；只見太子哇的一聲，竟痛哭不止，彷彿訴苦的一般。賢王爺急忙抱入內室，並叫陳林隨入裏面，見了狄娘娘，又將原由說了一遍。大家商議，將太子暫寄南清宮撫養，候朝廷諸事安頓後，再做道理。陳林告別，回朝覆命。

誰知劉妃已將李妃產生妖孽，奏明聖上。天子大怒，立將李妃貶入冷宮下院，加封劉妃爲玉宸宮貴妃。可憐無靠的李妃受此不白之冤，向誰伸訴。幸喜冷宮的總管姓秦名鳳，爲人忠誠，素與郭槐不睦，已料此事必有奸謀；今見李妃如此，好生不忍，向前百般安慰。又吩咐小太監余忠好生服侍娘娘，不可怠慢。誰知余忠更有奇異之處，他的面貌酷肖李妃的玉容，而且素來做事豪俠，往往爲他人奮不顧身；因此秦鳳更加疼愛他，雖是師徒，情如父子。他今見娘娘受此苦楚，恨不能以身代之；每欲設計救出，只是再也想不出法子來，也只得罷了。

且說劉妃此計已成，滿心歡喜，暗暗的重賞了郭槐與尤氏，並叫尤氏守自己的喜。到了十月滿足，恰恰也產了一位太子，奏明聖上。天子大喜，即將劉妃立爲正宮，頒行天下。從此人人皆知國母是劉后了。待郭槐猶如開國的元勳一般；尤氏就爲掌院，寇珠爲主宮承御。清閒無事。

誰想樂極生悲，過了六年，劉后所生之子，竟至得病，一命嗚呼。聖上大痛，自歎半世乏嗣，好容易得了太子，偏又夭亡，焉有不心疼的呢。因爲傷心過度，竟是連日未能視朝。這日八千歲進宮問安。天子召見八千歲，奏對之下，賜座閒談，問及：『世子共有幾人？年紀若干？』八千歲一一奏對，說至三世子，恰與劉后所生之子歲數相仿。天子聞聽，龍顏大悅，立刻召見，進宮見駕。一見世子，不由龍心大喜，更奇怪的，是形容態度與自己分毫不差；因此一樂，病就好了。即傳旨將三世子承嗣，封爲東宮守缺太子。便傳旨叫陳林帶東宮往參見劉后，並往各宮看視。陳林領旨，引着太子，先到昭陽正院朝見劉后，並啓奏說：『聖上將八千歲之三

世子，封爲東宮太子，命奴婢引來朝見。」太子行禮畢。劉后見太子生的酷肖天子模樣，心內暗暗詫異。陳林又奏，還要到各宮看視。劉后說：「既如此，你就引去；快來見我，還有話說呢。」陳林答應着，隨把太子引往各宮去。

路過冷宮。陳林便向太子說：「這是冷宮，李娘娘因產生妖物，皇上將李娘娘貶入此宮。——若說這位娘娘，是最賢德的。」太子聞聽，產生妖物一事，心中就有幾分不信。這太子乃一代帝王，何等天聰，如何信這怪異之事——可也斷斷想不到就在自己身上。便要進去看視。恰好秦鳳走出宮來，（陳林素與秦鳳最好，已將換太子之事悄悄說明，如今八千歲的世子就是抵換的太子；秦鳳聽了大喜。）先參見了太子，便轉身進宮奏明李娘娘。不多時，出來說道：「請太子進宮。」陳林一同引進，見了娘娘，他不由得淚流滿面。這正是母子天性攸關。陳林一見心內着忙，急將太子引出，仍回正宮去了。

劉后正在宮中悶坐細想，忽見太子進宮面有淚痕。追問何故啼哭。太子又不敢隱瞞，便說：「適從冷宮經過，見李娘娘形容憔悴，心實不忍，奏明情由，還求母后遇便在父王跟前解勸解勸，使脫了沉埋，以慰孩兒悽慘之忱。」說着，說着，便跪下去了。劉后聞聽，便心中一驚，假意連忙攙起，口中誇讚道：「好一個仁德的殿下！只管放心，我便就說便了。」太子仍隨着陳林上東宮去了。

太子去後，劉后心中那裏丟得下此事，心中暗想：「適才太子進宮，猛然一見，就有些李妃形景；何至見了李妃之後，就在哀家跟前求情！事有可疑。莫非六年前叫寇珠抱出宮去，並未勒死，不會丟在金水橋下？」因又轉想：「會記那年有陳林手提粧盒從御園而來，難道寇珠擅敢將太子交與陳林，攜帶出去不成？若要明白此事，須拷問寇珠這賤人，便知分曉。」越思越覺可疑，即將寇珠喚來，剝去衣服，細細拷問，與當初言語一字不差。劉后更覺惱怒，便召陳林當面對質，也無異詞。劉后心內發焦，說：「我何不以毒攻毒，叫陳林掌刑追問。他二人做的事，如今叫一人受苦，豈有不說的道理。」便命陳林掌刑，拷問寇珠。劉后雖是如此心毒，那知橫了心的寇珠，視死如歸。可憐他柔弱身軀，只打得身無完膚，也無一字招承。正在難分難解之時，見有聖旨來宣陳林。劉后惟恐耽延工夫，齊了齊脚，只得打發陳林去了。寇宮人見了陳林已去，大約劉后必不干休，與其零碎受苦，莫若尋個自盡；因此觸柱而死。劉后吩咐將尸拾出。就有寇珠心腹小宮人偷偷埋在玉宸宮後。

劉后因無故打死宮人，威逼自盡，不敢啓奏，也不敢追究了。

劉后不得真情，其妒愈深，轉恨李妃不能忘懷，悄與郭槐商議，密訪李妃嫌隙，必須置之死地方休。也是合當有事。且說李妃自見太子之後，每日傷感，多虧秦鳳百般開解，暗將此事一一奏明。李妃聽了如夢方醒，歡喜不盡；因此每夜燒香，祈保太子平安。被奸人訪着，暗在天子前啓奏，說李妃心下怨恨，每夜降香詛咒，心懷不善，情實難宥。天子大怒，即賜白綾七尺，立時賜死。

誰知早有人將信暗暗透於冷宮。秦鳳一聞此言，膽裂魂飛，忙忙奏知李娘娘。李娘娘聞聽，登時昏迷不醒。正在忙亂。只見余忠趕至面前，說道：『事不宜遲！快將娘娘衣服脫下，與奴婢穿了。奴婢情願自身替死。』李妃蘇醒過來，一聞此言，只哭得哽氣倒噎，如何還說得出話來。余忠不容分說，自己摘下花帽，扯去網巾，將髮散開，挽了一個辮兒，又將自己衣服脫下，放在一旁，只求娘娘早將衣服賜下。秦鳳見他如此忠烈，又是心疼，又是羨慕，只得橫了心在旁催促更衣。李妃不得已，將衣脫下，與他換了；便哭說道：『你二人是我大恩人了！』說罷，又昏過去了。秦鳳不敢耽延，忙忙將李妃移至下房，裝作余忠臥病在牀。剛然收拾完了，只見聖旨已到，欽派孟彩嬪驗看。秦鳳連忙迎出，讓至偏殿暫坐，俟娘娘歸天後，請貴人驗看就是了。孟彩嬪一來年輕不敢細看，二來感念李妃素日恩德，如今遭此凶事，心中悲慘，如何想的到是別人替死呢。不多時，報道：『娘娘已經歸天了，請貴人驗看。』孟彩嬪聞聽，早已淚流滿面，那裏還忍近前細看，便道：『我今回覆聖旨去了。』此事若非余忠與娘娘面貌彷彿，如何遮掩的過去。於是按禮埋葬。

此事已畢。秦鳳便回明余忠病臥不起。郭槐原與秦公公不睦，今聞余忠患病，又去了秦鳳膀臂，正中心中機關，便不容他調養，立刻逐出，回籍爲民。因此秦鳳將假余忠抬出，特派心腹人役送至陳州家內去了。後文再表。

從此秦鳳踽踽涼涼，悽悽慘慘，時常思念徒兒死的可憐又可敬，又惦記着李娘娘在家中怕受了委曲。這日晚間正在傷心，只見本宮四面火起。秦鳳一見已知是郭槐之計，一來要斬草除根，二來是公報私仇。我總然逃出生命，也難免失火之罪；莫若自焚，也省的與他做對。於是秦鳳自己燒死在冷宮之內。此火果然是郭槐放的。此後劉后與郭槐安心樂意，以爲再無後患了。就是太子也不知其中詳細，誰也不敢洩漏。又奉旨欽派陳林

督管東宮，總理一切，閒雜人等不准擅入，這陳林却是八千歲在天子面前保舉的。從此太平無事了。如今將仁宗的事已敘明了，暫且擱起，後文自有交代。

便說包公降生，自離娘胎，受了多少折磨，較比仁宗，坎坷更加百倍；正所謂『天將降大任』之說。聞言少敘。單表江南廬州府合肥縣內有個包家村，住一包員外，名懷，家富田多，驛馬成羣，爲人樂善好施，安分守己；因此人人皆稱他爲『包善人』，又曰『包百萬』。包懷原是謹慎之人，既有百萬之稱，自恐擔當不起。他又難以攔阻衆人，只得將包家村改爲包村；一是自己謙和，二免財主名頭。院君周氏。夫妻二人皆四旬以外。所生二子，長名包山，娶妻王氏，生了一子，尙未滿月；次名包海，娶妻李氏，尙無兒女。他弟兄二人，雖是一母同胞，却大不相同。大爺包山爲人忠厚老誠，正直無私，恰恰娶了王氏，也是個好人。二爺包海爲人尖酸刻薄，奸險陰毒，偏偏娶了李氏，也是心地不端。虧得老員外治家有法，規範嚴肅；又喜大爺凡事寬和，諸般遜讓兄弟，再也叫二爺說不出話來；就是妯娌之間，王氏也是從容和藹，在小婦前毫不較量，李氏雖是刁悍，他也難以施展；因此一家尙爲和睦，每日大家歡歡喜喜。父子兄弟春種秋收，務農爲業，雖非詩書門第，却是勤儉人家。

不意老院君周氏安人年已四旬開外，忽然懷孕。員外並不樂意，終日憂愁。你說這是甚麼意思呢？老來得子是快樂，包員外爲何不樂？只因夫妻皆是近五旬的人了，已有兩個兒子，並皆娶媳生子；如今安人又養起兒女來了。再者院君偌大年紀，今又產生，未免受傷；何況乳哺三年更覺勤勞，如何禁得起呢？因此每日憂煩，悶悶不樂，竟是時刻不能忘懷。這正是家遇吉祥反不樂，時逢喜事頓添愁。

未審後事如何 且聽下回分解。

## 第二回 奎星光夢忠良降生 雷部宣威狐狸避難

且說包員外終日悶悶，這日獨坐書齋，正躊躇此事，不覺雙目困倦，伏几而臥。朦朧之際，只見半空中祥雲繚繞，瑞氣氤氳，猛然紅光一閃，面前落下個怪物來，頭生雙角，青面紅髮，巨口獠牙，左手拿一銀鏡，右

手執一硃筆，跳舞着奔落前來。員外大叫一聲，醒來却是一夢，心中尙覺亂跳。正自出神，忽見丫鬢掀簾而入，報道：『員外，大喜了！方才安人產生一位公子，奴婢特來稟知。』員外聞聽，抽了一口涼氣，只嚇得驚疑不止；怔了多時，咳了一聲道：『罷了，罷了！家門不幸，生此妖邪。』急忙立起身來，一步一咳，來至後院看視，幸安人無恙，略問了幾句話，連小孩也不瞧，回身仍往書房來了。這裏服侍安人的，包裹小孩的，殷實之家自然俱是便當的，不必細表。

單說包海之妻李氏抽空兒回到自己房中，只見包海坐在那裏發呆。李氏道：『好好兒的「二一添作五」的家當，如今弄成「三一三十一」了。你倒底想個主意呀。』包海答道：『我正爲此事發愁。方才老當家的將我叫到書房，告訴我夢見一個青臉紅髮的怪物，從空中掉將下來，把老當家的嚇醒了；誰知就生此子。我細細想來，必是咱們東地裏西瓜成了精了。』李氏閉聽，便攛掇道：『這還了得！若是留在家內，他必做耗。自古書上說，妖精入門家敗人亡的多着呢。如今何不趁早兒告訴老當家的，將他拋棄在荒郊野外，豈不省了擔着心，就是家私也省了「三一三十一」了。一舉兩得，你想好不好？』這婦人一套話，說得包海如夢初醒，連忙起身來到書房，一見員外，便從頭至尾的把話說了一遍，但不提起家私一事。誰知員外正因此煩惱，一聞包海之言，恰合了念頭，連聲說好。『此事就交付於你，快快辦去。將來你母親若問時，就說落草不多時就死了。』包海領命，回身來至臥房，託言公子已死，急忙抱出，用茶葉簍子裝好，携至錦屏山後，見一坑深草，便將簍子放下。剛要撈出小兒，只見草叢裏有綠光一闪，原來是一隻猛虎眼光射將出來。包海一見，只嚇得魂不附體，連尿都嚇出來了，連簍帶小孩一同拋棄，抽身跑將回來，氣喘吁吁，不願回稟員外，跑到自己房中，倒在炕上，連聲說道：『嚇殺我也！嚇殺我也！』李氏忙問道：『你這等見神見鬼的，不是妖精作了耗了？』包海定了定神，答道：『利害！利害！』一五一十說與李氏道：『……你說可怕不可怕？——只是那茶葉簍子沒有拿回來。』李氏笑道：『你真是「整篋灑油，滿地檢芝麻」，大處不算小處算咧！一個篋能值幾何？一分家私省了，豈不樂嗎！』包海笑嘻嘻道：『果然是「表壯不如裏壯」，這事多虧賢妻你巧咧。這孩子這時候管保叫虎吧嗒咧。』

誰知他二人在屋內說話，不防牆外有耳。恰遇賢人王氏從此經過，一一聽去，急忙回至屋中，細想此事好

生殘忍，又着急，又心疼，不覺落下淚來。正自悲泣，大爺包山從外邊進來，見此光景，便問情由。王氏將此事一一說知。包山道：『原來有這等事！不要緊，錦屏山不過五六里地，待我前去看看，再做道理。』說罷，立刻出房去了。王氏自丈夫去後，就驚害怕，惟恐猛虎傷人，又恐找不着三弟，心中好生委決不下。

且言包山急急忙忙奔到錦屏山後，果見一片深草。四下找尋，只見茶葉簍子橫躺在地，却無三弟。大爺着忙，連說不好，大約是被虎喫了。又往前走了數步，只見一片草俱各倒臥在地，足有一尺多厚，上爬着個黑漆漆、亮油油、赤條條的小兒。大爺一見滿心歡喜，急忙打開衣服，將小兒抱起，揣在懷內，轉身竟奔家來，悄悄的歸到自己屋內。

王氏正在盼望之際，一見丈夫回來，將心放下，又見抱了三弟回來，喜不自勝，連忙將自己衣襟解開，接過包公，以胸膛偎抱。誰知包公到了賢人懷內，天生的聰俊，將頭亂拱，彷彿要乳食喫的一般；賢人即將乳頭放在包公口內，慢慢的餵哺。包山在旁，便與賢人商議：『如今雖將三弟救回；但我房中忽然有了兩個小孩，別人看見，豈不生疑？』賢人聞聽道：『莫若將自己才滿月的兒子，另寄別處，尋人撫養，妾身單單乳哺三弟，豈不兩全呢？』包山聞聽，大喜，便將自己孩兒偷偷抱出，寄於他處廝養。可巧就有本村的鄉民張得祿，因妻子剛生一子，未滿月已經死了，正在乳旺之時，如今得了包山之子，好生歡喜。

且說由春而夏，自秋徂冬，光陰迅速，轉瞬過了六個年頭，包公已到七歲，總以兄嫂呼為父母，起名就叫黑子。最奇怪的，是從小至七歲未嘗哭過，也未嘗笑過，每日裏哭喪着小臉兒不言不語；就是人家逗他，他也不理。因此人人皆嫌，除了包山夫妻百般護持外，人皆沒有愛他的。

一日乃周氏安人生辰，不請外客，自家家宴。王氏賢人帶領黑子與婆婆拜壽。行禮已畢，站立一旁。只見包黑跑到安人跟前，雙膝跪倒，恭恭敬敬也磕了三個頭。把個安人喜的眉開眼笑，將他抱在懷中，因說道：『會記六年前產生一子，正在昏迷之時，不知怎麼落草就死了；若是活着，也與他一般大了。』王氏聞聽，見旁邊無人，連忙跪倒，稟道：『求婆婆恕媳婦贖大之罪。此子便是婆婆所生。媳婦恐婆婆年邁，乳食不足，擔不得乳哺操勞；故此將此子暗暗抱至自己屋內撫養，不敢明言。今因婆婆問及，不敢不以實情稟告。』賢人並不提起李氏夫妻陷害一節。周氏老安人連忙將賢人扶起，說道：『如此說來，吾兒多虧媳婦撫養，又免我勞心，真



是天下第一賢德人了。但是一件，我那小孫孫現在何處？」王氏稟道：「現在別處廝養。」安人聞聽，立刻叫將小孫孫領來。面貌雖然不同，身量却不甚分別。急將員外請至，大家言明此事。員外心中雖樂，然而想起從前情事，對不過安人，如今事已如此，也就無可奈何了。

從此包黑認過他的父母，改稱包山夫妻仍爲兒嫂。安人是年老惜子，百般珍愛，改名三黑；又有包山夫妻照應，各處留神，縱然包海夫妻暗暗打算，也是不能湊手。轉眼之間，又過了二年，包公到了九歲之時，包海夫婦心心念念要害包公。

這一日，包海在家，便在員外跟前下了讒言，說：「咱們莊戶人總以勤儉爲本，不宜遊蕩。將來閒的好喫懶做的，如何使得。現今三黑已九歲了，也不小了，應該叫他跟着村莊牧童，或是咱家的老周的兒子長保兒學習牧放牛羊，一來學本事，二來也不喫閒飯。」一片話說得員外心活，便與安人說明，猶如三黑天天跟着閒遊的一般。安人應允，便囑長工老周加意照料。老周又囑咐長保兒：「天天出去牧放牛羊，好好兒哄着三官人頑耍；倘有不到之處，我是現打不險的。」因此三公子每日同長保出去牧放牛羊，或在村外，或在河邊，或在錦屏山畔，總不過離村五六里之遙，再也不肯遠去。

一日，驅逐牛羊來至錦屏山鵝頭峯下，見一片青草，將牛羊就在此處牧放。鄉中牧童彼此頑耍。獨有包公一人或觀山水，或在林木之下席地而坐，或在山環之中枕石而眠，却是無精打彩，彷彿心有所思的一般。正在山環之中石上歇息，只見陰雲四合，雷閃交加，知道必有大雨；急忙立起身來，跑至山窩古廟之中。才走至殿內，只聽得忽喇喇霹靂一聲，風雨驟至。包公在供桌前盤膝端坐。忽覺背後有人一撲，將腰抱住。包公回頭看時，却是一個女子羞容滿面，其驚怕之態令人可憐。包公暗自想道：「不知誰家女子從此經過，遇此大雨，看他光景想來是怕雷。慢說此柔弱女子，就是我三黑聞此雷聲，也覺膽寒。」因此索性將衣服展開，遮護女子。外邊雷聲愈急，不離頂門。約有兩三刻的工夫，雨聲漸小，雷始止聲。

不多時，雲散天晴，日已夕暉，回頭看時，不見了那女子。心中納悶，走出廟來，找着長保，驅趕牛羊。剛才到村頭，只見服侍二嫂嫂的丫鬢秋香手托一碟油餅，說道：「這是二奶奶給三官人做點心喫的。」包公一見，便說道：「回去替我給嫂嫂道謝。」說着，拿起要喫，不覺手指一麻，將餅落在地下。才待要撿，從後來了